

无名的星

福建 文学创作丛书

陈鹤

I267

C448

星和天

版社 1984 年·福州 (第三版) 陈慧淡·文星书店

无名的星

陈慧淡

季于28

(187)本长

无 名 的 星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（第三辑）

陈 慧 琰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5.7777印张 2插页 85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

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333

书号：10173·681 定价：0.56元

《无名的星》序

郑朝宗

慧瑛同志把她近几年的部分散文、散文诗合编为一集，并用其中一篇散文诗的题目《无名的星》作为书名，问序于我。我一时不知如何下笔，读了那首短诗之后，忽忽如有所悟，现在就让我从这里开始吧。短诗说：

在广漠的天宇里，我是一颗无名无姓的小星星。

没有织女星的风流浪漫，没有北极星的光辉耀眼。

在浩瀚的银河里，我是一颗无足轻重的小星星。

没有人留心过我，没有人赞美过我。

我有自己的位置，虽然很小，我会发

光，尽管微弱。

有自己的位置并且是发光体，我便是永恒的了。

我不是流星。

我是一颗骄傲的小星星。

假如我的眼光不错，我相信这是一首自明本志的寄兴之作。作者一方面怯生生地自称为“一颗无足轻重的小星星”，另一方面却又理直气壮地宣告：“我是一颗骄傲的小星星。”虽然前后都以“小星星”自况，但一称“无足轻重”，一称“骄傲”，这不是故意自相矛盾吗？细心的读者一定不会如此理解的，因为作者在诗中说得明白：她的位置虽然不高，却会发光，而且发出的光（即使暂时还“微弱”）也不同于一闪即逝的流星，而是能永恒照耀的。我十分钦佩作者这种谦虚而又不妄自菲薄的脚踏实地的精神。一切认真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都应该以此为榜样。那些以笔墨为阶梯，凭着一点小聪明目空一切，梦想有朝一日会象拜伦那样“一觉醒来便名闻天下”的文学投机商们，试问其中有几入真能如愿以偿，还不是个个都象流星似的倏起倏灭？此外，还有一些人

把文学视为一种神秘的事情，以为其中有许多特殊的妙诀，必须央人传授，然而几经尝试，并无成效，于是心灰意懒，自认为翰墨与己无缘，从此洗手不干。这两种人表现不同，而其同归失败的原因则是完全一样的。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文学工作者的最基本的条件不是技能，而是蕴藏在他心中的光与热，用慧瑛同志的话来说，就是其自身首先必须是个“发光体”。所谓“光”指的是从生活深处挖掘出来的深刻的思想体会。所谓“热”指的是浓烈真挚的爱憎之情。前者针对真善美，后者针对假恶丑。缺乏这两个条件，不管你怎样善于舞文弄墨，花样翻新，你总无法使你的作品抓住读者的心，因而你的作品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的，即使侥幸显赫一时，也终将陷入流星的厄运。这是一条普遍的真理，可以应用于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品。

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，慧瑛同志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一颗火热的心而且爱憎分明。她生长海外，一归本土，便以九死未悔的赤胆忠心苦恋祖国。她曾因此而永远失去了和热爱自己的亲人重见的机会（《相思岬》），更曾因此而

毅然斩断了和相知多年的一个青年结合的姻缘（《参星与商星》）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和许许多多的归国侨生一样，除了忍受屈辱之外，她还惨遭一连串无妄之灾，被放逐到几千里外的穷乡僻壤，受冻挨饿，几乎成了异域之鬼（《雪》、《太行妈妈》）。经受如此无情打击之后，她对祖国的感情丝毫没有动摇，仍然高唱：

我曾悲哀，但从没绝望；

我历尽坎坷，但从未徬徨；

我熟悉异邦的繁华，但并不向往……

因为，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，我的脊梁，便有着可靠的依傍；

因为，伟大中华民族之魂，象巨星，

永远在我心头闪亮。（《祖国》）

不仅歌唱而已，她还不断运用手中一支轻灵细致的妙笔描绘祖国山川草木之美（在这个集子里，此类文字占了很大篇幅），记述到处出现的好人好事（《无名氏》、《蛇屿采风》）。但她也有所憎的，她憎的是祸国殃民的政治野心家及其鹰犬们，这些人愚蠢凶横，无恶不作，连一把从海外带回的小小乐器也要“口诛笔

伐，一脚踩烂”（《椰岛吉他》）。她也憎恶忘恩负义、嫌贫爱富的新贵子弟，这些人无心肝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（《竹笠》）。作者用严厉的口吻控诉说：“啊！竹笠不会告状，民政法庭也不会给你判罪。可是，社会道德的法庭呢？内心世界的法庭呢？”读者诸君，你可知道这种饱含着血泪的《春秋》笔法会激动多少有正义感人的心！

慧瑛同志一身三任，既是作家，又是记者，又是编辑。她以同等的热情和干劲对待这三重职务。为了编好一个报纸的文学副刊，她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卖了多少力气。厦门设立特区并将辟为游览胜地，她为此欢欣鼓舞，奔走采访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颇能引人入胜的报道文章（《白鹭展翅》、《威姆先生》）。她没有种族偏见，对于从西方来的帮助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外国专家，也能如实地给予写照。在《威姆先生》一文里，她不仅高度评价这位专家的精湛技术，而且对他那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也赞不绝口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慧瑛同志勤于练笔，在短短几年里，于百

忙之中写出了百余篇诗文，而且各体兼备。总的说来，她最擅长写景和抒情，着墨不多而逼真如画，意趣盎然，耐人寻味（《武夷山写意》、《紫荆花开的时候》、《小楼春雨》、《莧萝的梦》），以少许胜人多许，她真有此本领。叙事次之，议论又次之。也许是出于女性谦虚谨慎的天然本性吧，她难得在作品中大放厥词，发出惊人的宏论。如果有什么非形诸笔墨不可的感触，也总是以委婉曲折的比兴手法暗示给读者，令他们自去领会（《三角梅赋》、《茶之死》）。这自然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好风格。但我想起了前人一句评诗的话：“想少情多近玉溪”，意思说某人的诗近似李商隐，而李氏是长于抒情而短于议论的。慧瑛同志的作品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呢？我把这问题留给她本人和广大读者去回答。

承慧瑛同志好意请我为此书作序，我正在病中，勉强操管，头昏笔涩，语无伦次，实在不成样子。我感到高兴的是，几年前我的一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那时我以《登武夷》为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：“风光虽好鸟声暗，万象沉冥直到今。我愿众灵齐引吭，闽中山水要新

音。”四凶败后不久，别处早已出现新兴气象，而我省依然暮气沉沉，令人闷杀，故有此作。现在情况全然改变，万象沉冥被万马奔腾所替代，文艺界的众灵果然逐渐引吭高歌了，慧瑛同志这个集子的问世正是一个好征兆。我相信随着风气的不断转移，我省真正百花齐放的日子必将迅速到来。我虽衰病一身，仍愿继续作叫旦之鸡，为唤醒文艺界群英而甘冒反舌乱鸣之讥，聊以此区区微意弥补我序文的拙劣吧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

目 录

序	郑朝宗
相思岬	• 1 •
彩云下的思忆	• 6 •
祖国 (外一章)	• 10 •
参星与商星	• 15 •
椰岛吉他 (外一章)	• 23 •
小楼春雨	• 27 •
海色 (外四章)	• 30 •
归来 (四章)	• 37 •
古色古香的闽南乡音	• 41 •
良宵	• 46 •

长城留墨	• 55 •
匡庐三夜	• 62 •
江州行	• 71 •
赣北游思 (五章)	• 78 •
走龙官	• 83 •
武夷山写意	• 88 •
名山野趣 (二章)	• 93 •
迷人的诗魂	• 96 •
三角梅赋	• 102 •
海角遗踪	• 104 •
海坟 (外一章)	• 111 •
师祭	• 115 •
雪	• 122 •
太行妈妈	• 126 •
无名氏	• 131 •
无名的星 (外一章)	• 137 •
蛇屿采风	• 139 •
白鹭展翅	• 146 •
春在霞溪	• 151 •
撒遍珍珠的港口	• 155 •

威姆先生	• 169 •
风流巾幗	• 178 •
后记	• 192 •

相 思 岬

即使是风景佳绝的胜地，几番寻幽觅胜后，旧地重游之心便也淡漠。然而，在美丽的白鹭城里，有一个并不显眼的地方，却令我百去不厌，那便是鼓浪屿岛上的一条海岬。

那海岬隐在港仔后海湾的一个偏僻去处，形似展翅的飞鸥——一翅连着岛上长满暗绿相思树、亮紫三角梅和金黄野菊花的山岩；一翅徐徐伸入清澈柔蓝的海水之中。

三十二年前，我刚从南洋回到祖国，正在台北教书的姑妈接到祖母的快信，迫不及待地乘飞机回到家中。当时姑妈不过二十四岁，秀丽娴雅，象一茎亭亭的君子兰，一看就叫人喜欢。姑妈很爱我，不满四周岁的我，依人小鸟

似的，也终日离不开姑妈。

一天，姑妈带着我来到这个不知名的海岬游玩，采了好些相思枝和三角梅给我编成花环。时近黄昏，姑妈望着被夕阳染成五光十色的海面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姑姑快走了，以后你会不会想起姑姑？”我没回答，却哭了。姑妈忙抱起我：“乖，别哭，只隔了一条水，学校一放假，姑姑就回来看你！”

谁料到，这一去，花谢花开，潮涨潮落，几十个春秋就这样消逝，除了梦中，何曾相见？

姑妈离家不久，厦门便解放了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小心谨慎的祖母噙着老泪烧毁了姑妈的一切照片和书信，姑妈的名字也在家人的口中消失。只有年幼无知的我，还时时叨念起姑妈，但总要引来长辈一阵莫名其妙的斥责。

可是，每年中秋节，祖母总要摆上香案瓜果，背着邻人幽幽地低声祷告：“月娘娘，您保佑阿云出外平安，保佑我母女今生再相见……”祖母总是边祷告边流泪。泪水往往把胸前的衣衫打湿了一大片。

祖父早逝，姑妈是祖母膝下唯一的女儿。
慈母的心啊，在岁月的风霜中，在无声的暗泣里，思念着、等待着……等待着团圆的一天。

当我稍解人事的时候，便常常怀着一种渺茫而暗淡的思绪到海岬来。每到这儿，我便想起姑妈的话：“……只隔着一条水……”是啊！只隔着一条水，为什么姑妈不能回家来？我问空蒙的大海，大海不答；我问浩渺的天空，天空无声。我想到我飘零异乡的姑妈；不，我更多地想到我风烛残年的祖母，常常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。我想，花晨月夕，大海那边的姑妈，一定也在苦苦地思念故乡白发萧萧的亲娘；思念我——她心爱的侄女儿。那日日夜夜的浪语涛音啊，该不就是离人们摧肝裂胆的哭诉？

祖母终于离开了人世，在九十五岁高龄的时候。临终时，老人吃力地指了指心口，叫了声“阿云……”就咽了气。

办完葬事，恰是中秋。傍晚，我独自徜徉在海岬上，望风涛舟楫，悠悠远去，皎洁玉兔，冉冉东升；听相思树悲咽，东海潮哀歌，心中涌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——祖母和姑

妈的生离死别已成终天之恨，然而，还有我，还有许许多多亲离戚散的家庭，在这“佳节倍思亲”的中秋之夜，仍在翘首彼岸，苦盼天上月圆、人间欢聚……啊，珠泪盈波，愁云映水的相思岬，你记录了人间多少离怨和别恨？！我想，倘若有一天，你真的变成一只自由翱翔于海峡两岸的轻鸥，变成一个迎亲送友、喜气盈盈的码头，那将给乡亲和台胞带来多少甜蜜的笑，多少深情的歌，带来千言万语描摹不尽的欢乐！

当然，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！每当逢年过节，那“空飘”的气球袅袅地消失在彼岸的云天，那“海飘”的包裹悠悠地飘向对面的沙滩；每当乡亲们通过广播向台、澎、金、马的亲人传出感人肺腑的心声；每当国家领导人又一次发出洋溢民族正气的召唤，我就愈加坚定心中美好的信念——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！人为的藩篱一定能拆除，相思的苦海一定会填平，宝岛一定会回归，海峡两岸的亲人一定能团圆，姑妈和我一定会相见！

当姑妈回乡的时候，我要和姑妈一起重访相思岬。那时候，这儿就是花香月明、潮歌浪